



雍正大传

关河五十州

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雍正大传

关河五十州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大传 / 关河五十州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43-7279-3

I. ①雍… II. ①关… III. ①雍正帝(1678-1735)—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2065号

雍正大传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4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279-3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001 | 第一章 高手从来都不是天生的

胤禛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于是继续上升，几个月后，他被正式赐号雍亲王，登上了作为臣子所能到达的顶端。高手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在狂风骇浪的不断冲击下，依靠着出众的悟性和耐力，权斗场上的四皇子已然在向高手进阶。

035 | 第二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胤禩虽是个有头脑的皇子，但他不像胤禛那样对康熙复杂的内心世界体察入微，同时对形势过于乐观的误判，也让他在康熙面前缺乏足够的审慎和谨卑，这一点从他不请安不请旨就可以看得出来。依此脉络来观察，待毙之鹰事件应该是无心之失所酿成的祸端。

073 | 第三章 旋涡和激流

不同时对抗多只老虎，是皇室狩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技巧。站在一个权谋者的角度，权斗和狩猎在技巧方面有颇多相通相似之处。

康熙临终前，允禩、允禵在朝野的声望均超过胤禛，康熙去世后，两集团也仍然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胤禛当然能感觉得到。在他眼中，允禩、允禵无异于两只虎，允禩又是其中最大的“虎”，要一起对付的话困难太大，而且还很危险，所以他只能先以宠信来笼络控制住允禩及其党羽，以免发生变乱。

107 | 第四章 出了大问题

每个皇帝都有他所认为的君臣之道，雍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拥有令人莫测高深的帝王心术，并且也用这种心术驾御大臣，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非常深情的一面。当雍正认识到年羹尧如此为他着想时，简直感动到有些语无伦次。他把年羹尧真心待他的这些事告诉给最信任也最亲近的允祥、隆科多，说一次就流一次眼泪。

141 | 第五章 中国的奈龙

雍正认为自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贪官们贪得盆满钵满，亲戚们多少总能分得一点油水，另外还有一种平时以清官形象示人的伪清官，在沽名钓誉、假装清廉的同时，却放纵宗族亲友接收贿赂。在雍正看来，勒令贪官的亲戚帮助赔偿，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问题，反正你们以前从贪官那里得到的好处都不干净，现在不过是如数吐出来而已。

173 | 第六章 直来直去的皇帝

古代多有君主赏识和宠幸臣下的例子，但像雍正这样对待田文镜，平心而论是极为少见和难得的，他对田文镜说，他这样做，“不过叫你知道你主子（雍正本身出自正黄旗，所以才自称主子）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越发勉力小心就是了”。

203 | 第七章 有一件算我输

李卫的“粗狂”有时也挺可爱。他非常喜欢听评书，时常把民间说书的老艺人叫到衙署内为他说书，每听到忠臣义士含冤受屈，小人得志，常忍不住呜呜啼哭，甚至于还会破口大骂或拔剑而起。明清时，一些舆论往往把王安石视为误国奸臣，据说李卫某次听人说书，听到王安石变法“误国”时，一气之下，竟下令把杭州的王安石祠堂给拆了。

237 | 第八章 伟大的变革

鄂尔泰有一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说为人处世要明辨大是大非，而不要太在意和理会某些与大局无关的琐事。张廷玉与鄂尔泰私下有竞争关系，但亦服其见识，说鄂尔泰的这句话“最有味，宜静思之”。

271 | 第九章 好辩的性格

在论证华夷无别，地域不能作为区别君主好坏标准的基础上，雍正说清朝开辟疆土，创造太平盛世，“令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否则的话，全国将仍陷于战乱和苦难之中，臣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对。更何况，清朝是从李自成手里夺来的天下，夺明朝皇位的并不是他们，相反，他们还打败了李自成，为明朝报了仇，雪了耻。

303 | 第十章 出奇料理

张廷玉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和文字书写能力。雍正召见他，有时问起某部院大臣或司员胥吏的名字，张廷玉不仅可以随口报来，还能准确无误地讲出此人的籍贯甚至入仕前取自于科举的哪一科。白

天雍正讲过的话，散朝回家后，他会一字不漏地记录于日记之中，据说一直到八十多岁他才把一句话给记颠倒了，为此还掷笔叹息，说人上了岁数，到底不行，“精力竭矣”！

335 | 第十一章 最险恶之局

雍正从入承大统到驾崩，计在位十三年，时间甚短，但对国家事务、社会问题、民间生活都影响深远。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讲明清史问题，列举 1840 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属于雍正朝的就有两件，即实行摊丁入亩和设立军机处。他在讲清史时，说到清朝历史上有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朝的也有两件，其一是摊丁入亩，其二则是驱逐西方传教士。

371 | 参考文献

第一章

高手从来都不是天生的

1716年秋天，戴铎从京城出发，前往福建出任知府，就在途经武夷山时，他遇到了一个行为古怪的道士，并立刻产生了与之交谈的兴趣。

在小说《红楼梦》中，开篇一出场的就是一僧一道，即癞头跣脚的癞僧、跛足蓬头的跛道。别看他们的形貌无法让人恭维，且举止怪异，疯疯癫癫，却神通广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每到穷途困厄时，他们就会出来指点迷津或为之化解困境。

小说虽为虚构，却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观念，当时人们认为，很多仙道高僧就隐藏在民间，他们通常举止怪异，却能够先知先觉，预言人之祸福，指点命运玄机。戴铎对道士的兴趣就来自于此：既然眼前这位道士也极可能是个奇人异士，自然就能够洞悉许多关于未来的秘密。

在履任知府前，戴铎是京城清客。在《红楼梦》中，贾府常年养着一群文人，此即所谓清客。小说中有个叫詹光的清客，平时对贾宝玉父子百般奉承讨好，乃至丑态百出，但等到贾府失势，他就马上辞职离开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显然很不屑于这类人，据考证，他给清客起名就多带有调侃之意，比如詹光音同“沾光”，意为沾主人家的光。

其实如果把清客单纯地看成一种用于谋生的职业，就没必要如此纠结了，更何况清客也分三六九等，既有詹光这样才质鄙陋，只能起个帮闲解闷作用的低等清客，也有颇具才能和眼光的上等清客。戴铎就是可以为幕主出主意的幕僚，他在主人家也有着相当的地位，出任福建知府即为幕主所荐。

戴铎要让道士算的，是幕主将来的前程如何。道士卜算之后告诉他：“乃是一个‘万’字命。”

“万”字命，就是说戴铎的幕主将龙飞九五，进入大内，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戴铎听了大喜过望，但他一直到与道士分别，都没有把幕主的真实身份告诉对方：皇四子胤禛！

严苛的教育方式

话说康熙皇帝有一年微服出宫，见汉人卫某之妾长得漂亮，便召其入宫，大加宠幸。卫某也因妻而贵，简升为御前侍卫，他老婆随即给康熙生了个儿子，也就是胤禛。

这是野史中对胤禛身世的一段描写，按照其中的说法，胤禛并不是康熙的亲骨肉，而是“卫家儿”，生父为卫某。

相对于野史，正史中却记载得相当明确，胤禛于1678年诞生于宫中，生母为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胤禛是她生的第一胎男孩儿。可以用来驳斥“卫家儿”的另一个依据，是胤禛出生那年，正值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阶段，吴三桂已在衡州称帝，从来不肯废于政事的康熙忙于打击三藩尚嫌精力不够，又有什么余暇跑到宫外去勾引别人老婆？

康熙十二岁大婚，在生育前几个子女的时候，他自己其实都还只是一个发育并不完全的少年，皇后和妃嫔们与他年岁相仿，在生理上也不成熟，这种情况下所结合生育的子女，往往在身体条件上先天就存在严重不足，缺陷很多，以至于再怎么精心护养也无济于事。康熙的头六个子女都是他在十八岁以前生养的，这些子女也都无一例外地在四岁以前就夭亡了。

胤禛诞生时，康熙已有了十个儿子，但能够健康成长的皇子只有胤禔、胤礽、胤祉三人，按照清代皇室规矩，皇子夭折，即不叙齿，也就是不再按年龄长幼在兄弟中排行，这样一来，胤禛便成了皇四子。

胤、禛二字在字典里都属于冷僻字，胤禛兄弟们的名字也一样，看上去怪怪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一旦被起名，人人就都要避讳其名字，甚至于连同音也不行。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本名纳兰成德，由于“成”与胤礽的礽（既可读“仍”也可读“成”）音同，所以只能改“成”为“性”。皇帝这么多子子孙孙，只能多从冷僻字中挑选，如此才能尽可能减少日常生活中因避讳而造成的不便。

胤字是辈字排行，康熙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子，得以叙齿的二十个皇子用的都是这个字。禛字按辞书解释是“以真受福”，表示康熙希望他能够对上天和祖宗真诚，以此得到福佑。

从胤禛及其兄弟们被起名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将与普通人完全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坐享其成，恰恰相反，他们从小就必须接受极其严格的皇家教育和训练。以胤禛为例，他自四岁起即入尚书房读书，学习满、汉文和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课程，同时接受骑射、游泳等军体课目的训练。

康熙一朝，宫廷中有很多服务于皇室的西方传教士。法国传教士白晋当年耳闻目睹，包括胤禛在内，所有皇子的老师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饱学之士。胤禛先后师从的老师分别有顾八代、张英、徐元梦等，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顾八代官至礼部尚书，胤禛给他的评价是“品行端方，学术醇正”。讲授四书五经的张英、讲授满文的徐元梦也均官至大学士，白晋了解到，他们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从青年时期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

就这样，康熙还不放心。他看到有些贵胄之家对儿孙过分娇惯，结果等这些儿孙长大成人之后，不是“痴呆无知”，就是“任性狂恶”，因此对皇子的学习抓得非常紧，不仅亲自检查学习情况，有时还审阅儿子们的文章乃至当面给他们讲解功课。

在康熙和老师们的严厉督促下，皇子们一天之内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可用于玩乐，他们从懂事起，唯一能够当作娱乐和消遣的项目，恐怕就是骑马、射箭和使用各种火器了，但那其实也是在学习，只不过是看书罢了。

皇室这种严苛的教育方式，不仅把白晋看得瞠目结舌，认为“欧洲人无法办到”，就连很多大臣见了都叹为观止。清人赵翼有一次在朝中值早班，他在五鼓也就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入朝，那时候天还没亮，百官都未上朝，宫廷里只有几个打杂的在走动，赵翼自己也睡意未尽，就靠在柱子上打起了瞌睡。就在这时，他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盏白纱灯进入了隆宗门，一问，才知道是皇子们的早课已经开始了。

赵翼是从读书求功名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他自认为学习已很刻苦，但还不能起这么早，没想到皇子们居然天天如此，他为此深受触动，感叹：“本朝家法之严，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十全十美的皇太子

胤禛九岁那年，首次随康熙“秋猕”，以后康熙几乎每年都会“秋猕”，每次也

都要指令几位皇子侍行。

所谓“秋猕”，是在塞外与蒙古王公一道打猎。法国传教士张诚深得康熙信任，他曾先后八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蒙古和关外。在1691年的一次，康熙不但把胤禛等年龄较大些的皇子（胤禛此时已十四岁）带在身边，打猎时，还叫另外四个皇子随同前往，其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九岁。

在整整一个月里，皇子们风吹日晒，和康熙一起终日狩猎于草原，“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健”。在那些天里，皇子们几乎每天都能捕获几只野味回来，就连最年幼的皇子甫一出手，也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

狩猎只是形式，“非以从禽，实以行武”。提高骑射技能，培养吃苦耐劳的能力和锻炼意志，才是康熙执意让儿子们参与秋猕的真正目的所在，当然，他所希望的还远不止于此。

秋猕名为狩猎，其更大的意义是为了密切与蒙古王公的关系，用以加强北方边防。1691年那次，康熙在关外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举行多伦会盟，在会盟中他成功地调解了蒙古各部的纷争，并慑服众心，彻底解决了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

胤禛在侍行过程中亲眼见证了康熙的作为，他发自内心地对父亲表示钦佩：“一人临塞北，万里息边烽。”对于康熙来说，让胤禛等人通过观察揣摩，提高处理政事的能力和获得一些经验，无疑是他带儿子们出塞的一个重要意图。

所有良苦用心都没有白费。1697年，胤禛二十岁，在这一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得知皇子们在学业上进步极快，别说胤禛，就连年龄最小的皇子也已学完四书中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1707年，胤禛三十岁，皇子们大多除学业大进，还通过随皇父巡阅四方以及奉命参与社会活动，在增长见识的同时，拥有了“进得书房，出得厅堂”的自信。

康熙望子成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些逐渐成器的儿子，却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穷困扰。

事情还得从立储说起，与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满人原本的习俗多为传爱传少，而且他们在入关之前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储君制度。入关后清代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能够即位，乃是各派政治势力交锋过程中相互妥协的结果。

顺治在位时，按照传爱传少的传统，曾有立爱妃董鄂妃所生之子为太子的打算，但这个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就死了，不久董鄂妃也得病去世。福临伤心欲绝，自此便再未立储，待到顺治临终弥留之际，才由孝庄太后做主立康熙为皇太子，所以史书上说，假使董鄂妃母子尚在，“母爱子抱，神器恐非圣祖（指康熙）所能有”，江山就不一定是康熙的啦！

当年顺治即位，不过是个六岁幼童，实权完全操于摄政王多尔衮之手。康熙登基时，也仅有八岁，须由四大臣辅政，四大臣中的鳌拜独擅大权，使得康熙形同傀儡。顺治父子均不甘于充当泥塑木偶，两人都对架空他们的人恨得牙痒痒，亲政后不约而同地展开反击：顺治毫不客气地剥夺了多尔衮的一切封号，甚至下令毁墓掘尸；康熙设计逮捕鳌拜，并将其予以禁锢。

毫无疑问，顺治父子都不希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重演，顺治欲立董鄂妃之子为太子，康熙自然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尤其他在除掉鳌拜后，三藩之乱又起，政局动荡不安，出于安定人心的需要，建立储君变得更加势在必行。

康熙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同时对汉文化也相当推崇的君主，他认识到，要想“垂万年之统，系四海之心”，就必须摒弃过去传爱传少或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众皇子中，胤禔是长子，可他是庶妃所生，在清代宫室中，庶妃是指地位很低、没有正式封号的妃嫔，这样胤禔就先被排除在外。皇次子胤礽比胤禔小两岁，他是康熙的原配妻子孝诚仁皇后的儿子，足称“嫡长子”。除此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背景，孝诚仁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索尼没有附和鳌拜擅权之举，后来又领衔奏请康熙亲政，孝诚仁也因此备受康熙宠爱。不幸孝诚仁皇后刚生下胤礽就难产死了，这种痛心与怜惜互相交织的感情，使得康熙在自己二十二岁时，就决定立尚不满两周岁的胤礽为太子。

“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上天所倚信者，惟皇太子”。自胤礽被册立后，康熙寄予了无限期望，对他的关注和关心也远超过其他皇子。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份秘密报告中透露，康熙的主要培养对象就是皇太子胤礽。

自胤礽六岁入学，康熙就专门为他挑选老师，胤礽的老师熊赐履、汤斌等人都是康熙朝著名的理学家。康熙自己平时不管政务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来亲自给

胤初讲四书五经，有一个阶段，甚至在每天临朝御政之前，还要让胤初当着他的面，将前一天所授的功课内容背诵复述一遍，直至熟记和融会贯通为止。

错误的轨道

表面看来，胤初并没有让乃父失望。他八岁时，朝鲜使臣来华，带回国的消息是未来的中国皇位继承人既能背诵四书五经，又能左右开弓地射箭，具备着同年龄段儿童所普遍不具备的素养。

成年后，胤初更是显得才华横溢，他不但熟读诗书，通晓满汉文字，而且娴习骑射，康熙称赞他“骑射、言词、文字，无不及人处”。作为一个常居宫中的外国神父，白晋这样描述那时人们印象中的胤初：“他那英俊端正的仪表，在北京宫廷里同龄的皇族中，是最完美无缺的。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太子，以至在皇族中，在宫廷中，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

可惜，世上许多看似完美无缺的事物往往都经不起仔细推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置身于一派赞美声中，胤初很早开始就已经变得飘飘然，乃至无心于学业，一心只想着以后如何继承皇位。他十三岁时，大臣董汉臣上疏，内有“谕教元良”的陈情，就是请皇帝注意太子的教育，这表明胤初至少在学习态度上已大不如前。康熙看到奏疏后，却根本没有想一想自己儿子的问题，而是认为老师不称职，胤初的老师汤斌、耿介因而获咎，耿介被罢官，汤斌不久病死。

由于康熙的偏爱护短，皇太子不但没能从错误的轨道上及时醒悟过来，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胃口和欲望不断扩大，开始越来越热衷于对权力的追逐。

古代宫廷本就是个大舞台。康熙是现在的老皇帝，来日无多，早晚归西，太子是未来的新皇帝，如日中天，前景灿烂，这么一看，很多人都悄悄地把筹码放在了胤初一头。领侍卫大臣索额图系前辅政大臣索尼之子、胤初的叔舅公，由他主持，围绕在太子周围的拥护者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势力，此即所谓“太子党”。

康熙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不可能察觉不出太子党的蛛丝马迹，但他仍和处理董汉臣的上疏一样，没有对胤初及太子党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康熙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在纵容胤初的同时，也让部分皇子及臣工从中读出了似是而非的信号，即老皇帝其

实是允许大家各自拥有势力的。

在成年皇子中，胤禔岁数最大，“嫡长子”只缺一个“嫡”字。如果拿白晋“完美无缺”的标准来衡量，胤禔也与胤礽不相上下。据白晋说，胤禔不仅英俊聪明，才华横溢，“有许多优秀品质和极好的天性”，而且“皇帝十分宠爱这位皇子”。能够对此加以佐证的是，康熙两次亲征噶尔丹，胤禔都担任了重要军务；内政方面，康熙巡视永定河堤时，他还曾受命负责疏浚河道。可以说，在众皇子中，胤禔是独立从事政务活动最多的一个，连太子都有所不及。

见胤禔有不服太子乃至挑战太子权威的心理基础和条件，有人便借此乘虚而入。大学士明珠是皇长子胤禔的舅父，他为帮助胤禔，联络一部分重要朝臣与太子党对立，两派展开明争暗斗。康熙发现后，再不可能置之不问，为稳定皇太子的地位，1688年，他下旨罢斥明珠，从而结束了两派之间的竞争。

只惩治明珠，说明康熙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正视问题的实质所在。此后，胤礽的权势与日俱增，也越发不知收敛。索额图负责制定的关于太子的制度，使胤礽所拥有的规格几乎与皇帝相同：服装皆用黄色，要知道黄色可是皇帝的专用颜色；每年元旦、冬至等节日，胤礽在东宫升座，诸王百官须排班朝贺，进表笺，行二跪六叩首礼。

胤礽的“礼制逾常”之举，显示着储权已逐渐与皇权形成了对立，但由于父子感情尚未破裂，所以康熙继续选择了忍而不发。直到1690年8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出兵之后，因感觉身体不适，不得不回师京城，途中他想念胤礽，特将他召至行宫相见。

病中的康熙形容消瘦，身体憔悴。按照道理，看到老父这种样子，做儿子的不说当场落泪，也应该很伤心难过才是，可是令康熙备感失望和心酸的是，胤礽在见到他时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哀容——居然连装一下都做不到！

康熙内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当即让胤礽先回京师，父子感情至此出现了裂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康熙开始重新审视他这个儿子。

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他这才知道，原来胤礽早已养成了奇骄至奢、贪得无厌的毛病，而且性格乖戾暴躁，十三岁时，就有人说太子“刚愎喜杀人”，成人后更有凌虐宗亲贵胄、朝中大臣的事发生，有时甚至鞭挞王爷贝勒。

除此之外，胤礽并不安于皇太子之位，企图早日登极之心迫切，这也就能够解释当他面对病中的康熙为什么会无动于衷了。白晋后来得知，在那次胤礽来见康熙时，胤礽的一些随从“甚至流露出一些喜色”，原因就是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子能早日登上皇帝宝座”。

老皇帝活着的时候，是否可以提前交权给新皇帝？翻阅史书，倒也不乏其例，比如南宋时，宋高宗在盛年时主动禅位给皇太子，自称太上皇。有一次，康熙也对胤礽说：“朕将来要把政事都交给你，然后找个山水佳处另行居住，以优游养性，只要能时常听到你的名字就行了。”

问题是，这种禅让的打算只可能发生在父子感情未恶化之前，之后你还放心把祖宗留下的基业和自己拼命打下的江山，提前交到他手中吗？

蠢蠢欲动

尽管已经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对于胤礽也“心眷爱稍衰”，但康熙始终不肯承认，正是自己不分轻重的骄纵和溺爱，才使胤礽变成了如今这种样子，他仍像过去一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全是胤礽身边人的错，只要对这些人做出严厉处分，胤礽就可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

1697年，康熙以“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为名，将胤礽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处死，或拘禁家中。次年，为了让胤礽产生危机感，他又授诸子以世爵，授大皇子胤禔、三皇子胤祉为郡王，授四皇子胤禛以下四名皇子为贝勒。这些世爵封号均非徒有虚名的空衔，而是各自都能分到若干佐领，也能参与政务。

可是康熙的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能够完全起到他意想中的作用和效果。处死胤礽身边人事件和授爵，只是使太子党和太子地位受到削弱，但胤礽依然故我，贪财好利、暴戾不仁的坏毛病一个没改，连随康熙南巡期间都不知遮掩。1705年，胤礽随康熙南巡至江宁，因江宁知府陈鹏年供奉比较简单，胤礽恼怒之下，竟要将其处死，后经人援救，陈鹏年才得以幸免。

与此同时，胤礽和康熙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善。受封的皇子们若单就文武兼备的才能而言，几乎个个都不差，以前胤礽被封太子，因为系皇父所封且权